



## 在「不可信」中寻找可信

◆ 何振华

可以肯定,陈育新的《燃烧》不逊于他的《涓江河大案》。

我不赞同涉案剧这样的提法。缉毒、打黑、反恐、经侦包括此次《燃烧》这样的刑侦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不能以“法治剧”概而论之呢?能让观众喜欢并且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主旋律作品?如果说,任何一部影视剧作品,真正能以现实主义精神贯穿始终,真正体现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艺术品位和思想高度,真正经得起岁月淘洗,而如此优秀作品的热播,总能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乃至舆论沸点,正因为热就热在它可看可信可歌可泣的扎实内容和背景底色,无须热炒,更不用贴上主旋律标签。

经超在《燃烧》中饰演的主人公高风,是一名正准备改行不做民警做律师的青年才俊,看似偶然被卷入了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将不久于人世祖父及烈士父亲二者名誉有关的陈年旧案,他死里逃生,与警方一起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层层压力,终于将逍遥法外的罪犯、隐遁异域的真凶缉拿归案,还原了已“盖棺认定”三十年的事实真相,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告慰了祖父和父亲的英灵。“金色盾牌”的尊严不容亵渎,英雄烈士的形象岂能崩塌,这也正是《燃烧》之“剧”之所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拍案、叫人震撼、发人深省、唤人振作的“情”之“必然”。

不能不提剧中奚美娟饰演的那个作恶多端、阴险毒辣的反面角色赵月娥。这样一个由贫瘠乡村的农妇转而成为几十亿身价的董事长角色,不光在整个《燃烧》的过程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奚美娟演得真好,有人说她俨然成了主角,其实以我之见,这个角色的戏份之重,愈加凸显了一种正必压邪的思想的深刻,更好地烘托了年轻的高风浑

身上下所充盈的我们这个时代多么需要的青春阳光和执著锐气。

相较于《涓江河大案》的纪实性,《燃烧》同样紧张的剧情结构,却表现得更像是一部“过去式”与“进行时”相向而行、互为牵引的长篇小说;自始至终,它为观众铺陈、延伸、展现、演绎、阐释的,是两条背景不同、色调不一的“平行线”,但环环相扣,有条不紊,节奏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丝毫不让观者生有拖沓、繁复之嫌。以编导刑侦类电视剧见长的陈育新,自编自导的《燃烧》这一部悬疑类“法治剧”,不说是一种创作上的转型,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创新。

努力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是当下社会大环境之下、大气候之中的某种生存状态。我为什么说《燃烧》是在“不可信”中寻找可信?《燃烧》所描述的这样一桩三十年旧案真相的“还原”,恰恰也是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的某个群体的“缩影”。改革开放进程之中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转型”,最大、最深刻的意义,恰恰就体现于“人”与“法”的有机统一。个人、家庭、事业的现实利益,种种巨大的诱惑,或许会决定亲情疏密,说到底,考验的还是一个人的忠诚信仰、爱的坚固乃至人生抉择。《燃烧》中是有亲人背叛甚或骨肉相残,但同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站在一个观众的立场,理解创作者所臻精神境界剧中人事体现的更多真挚情义、善良初心,毅然担当、一切美好,我们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

花开花有爱,雨落雨有泪。《燃烧》中的法医魏大炮对高风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是啊,人一生所有的寻找,都是为了不再寻找。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民间音乐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人

◆ 岳冰

2020年新春伊始,全国人民被圈在了家里。除了宅家抗疫,网络各种段子排解了广大网民的部分焦虑。“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村里封了路口,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伴着西北民间曲调《仓啷啷令》,张尕怂就这么唱出了大家的憋屈,接着他又唱起自己到武汉支援的姑姑《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非常直接且亲切地抚慰着大灾时人们脆弱的心。

民间歌曲唱的就是生活,张尕怂像是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自在轻松调侃嬉笑间化解了生活的无奈,当大白话有些无聊的时候他会接一句“杏树开花它又冒尖”,西北民歌总是不缺“拉着妹妹的手”,他也毫不客气直勾勾地用着。如此鲜活充满泥土气息的民歌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那么地受到当下年轻人欢迎,让人们似乎看到了什么……

6月的第二个周六“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办事处牵头的一档小小的访谈节目悄悄的在几个网络平台上。张尕怂肩扛着三弦、带着天圆地方的墨镜、穿着彩色的长袜,走在了上海的街道上、坐在雅致的书房里、进入评弹团的剧场和新朋友们聊天聊音乐碰撞。

他说:“原上已经四分五裂,过年也没人聚在一起唱歌”,之后停滞无语,然后一句“我也不知道”……一贯明亮开心顽皮的张尕怂变得沉默了。这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歌手对家乡家园的怀念,更多联想到的是民间艺术的家园的消失。

有人认为张尕怂走进大众视野,其背后原因

和李子柒类似。作为农耕文化的传人,大地之母滋养着我们的身心。所以像李子柒、张尕怂还有在田间地头跳舞的农民夫妇的作品,才会如此疗愈人心。

在评弹团里,团长高博文问张尕怂唱的曲调都用了哪些民间曲牌,当时张尕怂说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显然,大家对张尕怂音乐的认知与他自己有出入。民间歌曲的特点之一就是集体性创作,此集体不单单是指在一个空间中的多地域多人传唱,还包括历史时间的代代传唱;而它的传承方式多是口传心授,少有文字和谱面的记录;它的演唱方式也有很强的即兴性,即每一次演唱都有不同。探究张尕怂的音乐历程,其实他很早就去西北采风、不断地向民间艺人学习,他那些看似脱口而出的曲调基本脱胎于西北民间曲牌或曲调。他的如此回答,实在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传达了很重要的信息:创新。

其实,同为民间音乐并没有高雅土气之分,正如主创们的想法:“恰恰是欣赏张尕怂的才华,希望启发从事评弹的年轻表演者思考如何将传统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再现民间曲艺的独特生命力”。导演说:“听·见”系列希望走近民间音乐人,和他们聊天、听他们演唱、演奏的方式探讨非遗音乐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

关于如何保护民间音乐,张尕怂说了句非常实在的话,大意是如果真给他这么个剧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唱了。节目的最后,张尕怂唱歌唱高兴了,像是突然悟出了道理。他说:“民间音乐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人”。

## 观《我们与恶的距离》“复调”的真相

◆ 李佳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好的电影是对时光的雕刻,是对流淌时光中的一个个现实画面的展示,会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让观众分享形象生命化的快乐与痛苦。”

电影是如此,电视剧亦然。盛夏高温天,适合宅家刷剧,在此我想安利一部好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有着强大阵容,集结了金钟奖导演林君阳,两次金钟奖最佳编剧吕蒔媛,“金钟奖”和“亚洲电视大奖”得主吴慷仁;沉寂已久的贾静雯……自于大陆播出后,获得了豆瓣 9.5 分好评。

让人欲罢不能的,是剧情本身。这是一场以人性为内核的交响曲,一个关于如何面对伤害、重建善良的故事,一起随机杀人事件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如何自处;社会公众做何反应;法律工作者、精神卫生专家、公共媒体当尽怎样的职责;其他如精神病人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故事的现实性、人物的饱满性、命运的中突性、主题的深邃性、节奏的紧凑性,都上该剧具有了与现实生活一般的多样化魅力与鲜活张力,从而赋予观者一种沉浸式体验,令其不能“置身事外”——仿佛生活与命运本身。

什么是“恶”?虽然只有十集,电视剧却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先抛出了一个最浅层、最常见的理解。青年李晓明在母亲节前夜、毫无征兆地窜进电影院,以自制手枪射击无辜观众,造成 9 死 20 余伤,宝岛陷入一片悲声。无差别杀人,罪大恶极;漠视生命,穷凶极恶!不错,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恶”。顺理成章地,对李晓明的声讨一片,他成了人们口中的“恶魔”。李晓明杀人案,便是此剧的主体故事,据说它是具有现实原型的,探讨它也有一些现实意义;但若仅止于此,此剧与他剧便没有太大不同。所幸,这个故事只是起点。

被妖魔化的恶行,并不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恶;那些看得见的恶,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可见的、有限的;所有极端暴力犯罪,都具有偶然性、个体性,而真正深层的“恶”,在我们心底,与每个人相关。围绕李晓明杀人案,剧中塑造了几个命运各不相同、却又彼此交叠的人物:受害者天彦的母亲、资深新闻人宋乔安,她的丈夫、同为媒体人

的刘昭国,他们的女儿天晴,乔安的妹妹乔平、妹夫一骏——精神科医生;李晓明的妹妹,改名换姓的李大芝,他们隐姓埋名的父母,大芝的女房东应思悦和她精神分裂的弟弟应思聪;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他的妻子丁美媚……悲剧之后,不同人对悲剧的理解、所遭受的影响和应激反应各不相同;善念与恶念一起于此间滋生,人的有限性、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面同时呈现。

每一个人都在表达自己、完善自己。对于这些主要人物,电视剧“着墨”几乎相同。人物的情感过于真实,每推进一分皆牵动观者之心。李晓明的家属有没有活下去的权利?法律的正义仅止于严惩凶手?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李晓明杀人事件,如一颗石子投入湖心,让平静的水面上泛起波澜;而其实水面下从来都不是平静的,藏着我们尚未认知的自我和潜在的欲念,也藏着人与人之间原本复杂的关系、脆弱的理解。这颗石子的投入,让这波澜泛开,它们将把人带往何处?无人知晓,一切皆有可能。

这部剧的叙事手法,让我想起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复调写作”:人物的“平行”表达,让各种理念、情绪、观点交融一处,从而深化了我们对悲剧本身的思考。在观剧过程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思考,不同的人物不断抛出新课题,站在他们的角度各有“正当性”,而对别人的“恶”也从自我的“正当”中展开。当我们潜入“水下”深处或许会发现:眼见的“恶”可能事出有因,加害者亦有善的一面,那些以“正义”为名的行为很可能是恶的开始;在剧中,人性的复杂与表达的交织相得益彰。至于李晓明为何杀人?哪一种伤害更“恶”?屏幕前的我们该如何选择?此剧并没有给出答案,思考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部好的影视剧,往往通过表达多种冲突的价值观念来引发思考,而非单向灌输;通过塑造多类型人物,以丰富的视角考察现象,而非“推己及人”;当这样的影视剧结束时,对于观者而言只是一个开始。真相具有许多侧面;终极价值亦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无限接近看似最正确的解答。